

# 历城鲍山溯源

□ 鲍 坚

源流并且独自一人。济水流域曾经是中华文明繁衍兴盛的一个重要区域,发源于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应当都受到济水的养育。其中大汶口文化的产生,被认为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发展过程中即将步入文明时代。仅从这一点看,济水与江、河、淮并列是有它的道理的。

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民族特征,就是念旧、感恩。最感念的,物质上是滋养生命的水源,所谓“饮水思源”;精神上是有养育之恩的祖先,所谓“慎终追远”。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和感激几千年来从未衰减,自不必言;对水的感恩,与对天、对地一样至诚。

济水的养育之恩,对接受它的恩泽之人的记忆一定是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对济水的崇拜和赞颂经历了几千年。秦末汉初济南之名的出现,就是这样的必然结果。至今遗存的其他一些地名如济源、济阳、济宁、济河以及古称沈州的兖州等等,也都是对济水始终不变的纪念。其中的济源,就是在济水源头所在地。而感念济水之恩的极致,就是以国家的名义祭祀它,自有历史记载的周代一直延续到清朝。在济源的王屋山上,还专门建有祭祀济水的水神庙和祭祀上天的天



坛。于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感念就合二为一了。

祭祀是中国人向先祖或者神明表达崇敬的最高礼仪。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有一个留传后世的书法碑帖,叫做《投龙简记》,它的由来就是元朝的仁宗皇帝向济水之神报告自己即位后励精图治、政通人和之政绩的临时性祭祀活动。这一次祭祀活动,先是请天下的道士在京城做了七昼夜的法事,然后又派专人到王屋山拜祭水神和山神,并向它们所在的深涧、山崖投送玉符筒、黄金龙。对济水的崇敬,是如此的郑重、深厚和虔诚。

不过,济南取名之初,未必就是为了表达对济水的崇敬。事实上,济南这个名字出现之前,在这个地区先将济水印烙在历史上的,是济北。济北之名始于秦汉时期,当时有个济北郡,不久又从济北郡分出一个济南郡,于是济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那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济南,不完全是如今的济南的概念,有好几个与济南有关的地名同时或先后存在,如济南郡、济南国、济南府等等。

三

“问俗”于济南主人,也许会让人以为我对济南所知甚陋。其实不然,我对济南的了解还是比较深的,多数都来自于亲身所历、所知、所感。

比如,济南有伏生。伏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抢救了儒家最重要经典之一的《尚书》,因此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可以说是有人

人文再造之功的,此书也曾是我午间日读之书。读《三国演义》,其中说曹操因为平定黄巾军叛乱有功,被任命为济南相。此时的济南为封国,济南相是济南国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曹操有治国之才,因此对济南相任上也取得辉煌的政绩。《说唐演义》中,秦叔宝和程咬金都是济南人,具体而言是“山东历城县”人——历城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济南的治所。而据唐史记载,程咬金其实是济州也就是如今的济宁人,不过济宁也是济水之南。再往下说就是两宋时期的“二安”了,李清照字易安,辛弃疾字幼安。早年我对李清照关注较多,先是她的词,后来是从宋末新旧党争看她的家世。近十数年来,因时感,我对辛弃疾的偏爱日盛,家中有关他的著作不下十数册,其中《稼轩词编年笺注》是我夜读之书,在床头摆了将近10年。巧的是,此书作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籍贯临邑,临邑古时也属济南。

说近些,济南与我仍有故事。我祖籍福建,幼年家贫。记得父母偶有余钱时,会托在铁路列车上工作的亲戚买一些山东的花生,还有山东梨、山东枣。到了后来,几乎是北方来的花生、梨、枣等土特产,也许

并非产于山东,也都冠以山东之名。这些“山东品牌”的物产都购买于济南。济南是铁路线上的大站,停留时间长,因此亲戚才能在此地购买到。于是,济南成为除北京之外印象最深的地方。后来我到北京上学,济南又成为我人生中第一个旅途的起点:我是从这里离开既定的路程,登泰山、游曲阜。

此次访济南,是应济水之南博兴籍的一位友人所邀。多年来,我与另一位济南籍的知友诗词酬唱不已,以道义相勉,以此助我度过六七年前的一段困难时期。我始终认为山东多豪杰,且大勇、有智,这一私见,首先源于我对济南人士的印象。

如果把我也比作一条河,济南即是这条河流经的一个物阜民康的佳处。如果把济南的历史也看作一条河,我与济南的关系就是这两条河流必然的交集与交集之后的丰盈,至少于我而言,毫无疑问受济南之惠良多。若是将这种理解延伸开去,那么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每个人都会与无数条河流交集。只是交集之后能够给这条河或那条河留下什么,却是因人而异的,当然多数时候更是不由人意。我与济南的交集,也不会停留在以往和既有,现在和将来一定会有新的收获,有些是由我之意,有些必然是出乎意外。

四

济南有座鲍山,那里有鲍叔牙墓。济南主人说。这让我很意外。鲍叔牙作为鲍氏的先祖,他的家世生平我有所了解,但是他的

并非产于山东,也都冠以山东之名。这些“山东品牌”的物产都购买于济南。济南是铁路线上的大站,停留时间长,因此亲戚才能在此地购买到。于是,济南成为除北京之外印象最深的地方。后来我到北京上学,济南又成为我人生中第一个旅途的起点:我是从这里离开既定的路程,登泰山、游曲阜。

此次访济南,是应济水之南博兴籍的一位友人所邀。多年来,我与另一位济南籍的知友诗词酬唱不已,以道义相勉,以此助我度过六七年前的一段困难时期。我始终认为山东多豪杰,且大勇、有智,这一私见,首先源于我对济南人士的印象。

如果把我也比作一条河,济南即是这条河流经的一个物阜民康的佳处。如果把济南的历史也看作一条河,我与济南的关系就是这两条河流必然的交集与交集之后的丰盈,至少于我而言,毫无疑问受济南之惠良多。若是将这种理解延伸开去,那么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每个人都会与无数条河流交集。只是交集之后能够给这条河或那条河留下什么,却是因人而异的,当然多数时候更是不由人意。我与济南的交集,也不会停留在以往和既有,现在和将来一定会有新的收获,有些是由我之意,有些必然是出乎意外。

五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河,源头是否就是他的心?如果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也是一条河,源头应当就是家风吧?如果一个地区也可以看作是一条河,源头自然就是民风习俗了?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秉持的凝心聚力之精神就是源头吧?

需要明了的是,并非是源头就一定清澈洁净,就一定可饮可沐可濯可溉。自古至今,污浊之河、秽褻之水也是常常可以见到的,当然有的是因为自源头起就不清洁,有的则是在流淌的过程中被玷污了。即便本来是清洁的河,也难免有一些河段道窄浪激、某个港湾泥深水浅。任何一条河流,都是需要时时清澈其源、疏浚其流的。无论是自然之河、人文之河,概莫能外。

所以说源流既清,波澜自阔。

故里风物、坟茔芳草这类往往不被史籍所明载的流芳余韵,我所知不多,因此并不知道这里有鲍叔牙墓。既是意外,且是惊喜。于是主客数人陪同我一起前往拜谒。

鲍山之旁,一座土丘高逾二人,直径约10米,这就是鲍叔牙墓了。我鞠躬三回,绕墓一匝。是瞻仰,更有缅怀。

汉族鲍氏得姓的始祖,是鲍叔牙之父鲍敬叔。然而鲍氏在历史上树立丰功伟绩的第一人,则自然是鲍叔牙了。鲍叔牙在受到齐桓公极度信任的时候,不揽权、不嫉能,极力推荐管仲担任齐国国相,自己甘居其下,使齐桓公最终成为一代霸主。司马迁评价:天下之人有不赞管仲贤能的,却没有不称鲍叔牙知人之明者。孔子评价鲍叔牙:知贤,是智;推贤,是仁;引贤,是义。孔子接着又说:智、仁、义俱备的人,是不可超越的国家栋梁。

鲍叔牙值得赞许的,不仅仅是为国让贤,他对友情的珍重也令人敬佩。管鲍二人未发达时即是知友。管仲曾坦言:管鲍二人一起经商,管仲要多分财利;管仲多次替鲍叔牙谋划事业,屡遭失败;管仲任相前几次从政,都被国君贬逐;管仲从军时,遇到战斗就当逃兵;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国君之位失败而亡,与管仲一同辅佐公子纠的召忽自杀死节,管仲却忍辱偷生。管仲的这些行事都为鲍叔牙所宽容,因为鲍叔牙认为管仲不是贪财怕死、无谋无能、不知羞耻之人。

但是,鲍叔牙对管仲的这种宽容、关爱与珍重,是与他刚正不阿的另一面相辉映的。管仲去世后,齐桓公要请鲍叔牙任国相,鲍叔牙则要求齐桓公斥退他宠信的三个小人,否则就不接受任命。

人事纷繁,最难的是见利不忘义、有权势不张狂、遇危难不自顾,但是鲍叔牙都做到了。因此,两汉之交的鲍宣祖孙三人能够正身而独立、使君子敬而小人畏,自然可以看出其精神上的源泉了。古人慎终追远,追的是什么?是恩泽,是先人赐予的生命和遗传的精神。

传承先人恩泽,不必只是过去,不必都是建大功、立大业,也不应只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或不是自己身边的人。当年,我的父亲放弃乡长之职,带领一批年轻人从军入伍,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从部队转业后又甘于平淡和清贫,勤勉一生。这应当也是他对先人恩泽的传承,和他流传给后代的恩泽吧。这恩泽施加于我,让我在以往的经历中有所持守,到现在仍然愿在家人族人中弘扬。

从现在再回望过去,如果顺着这些恩泽上溯,我这次访的意外所获就是找到了鲍氏之河的根源。这个根源,在山东,在济南,在历城,在鲍山脚下。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河,源头是否就是他的心?如果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也是一条河,源头应当就是家风吧?如果一个地区也可以看作是一条河,源头自然就是民风习俗了?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秉持的凝心聚力之精神就是源头吧?

需要明了的是,并非是源头就一定清澈洁净,就一定可饮可沐可濯可溉。自古至今,污浊之河、秽褻之水也是常常可以见到的,当然有的是因为自源头起就不清洁,有的则是在流淌的过程中被玷污了。即便本来是清洁的河,也难免有一些河段道窄浪激、某个港湾泥深水浅。任何一条河流,都是需要时时清澈其源、疏浚其流的。无论是自然之河、人文之河,概莫能外。

所以说源流既清,波澜自阔。



许访访客真切地触摸历史脉纹。是的,历史是由细节体现,跨过别致的“桥重桥”,步入宽大的“西秦会馆”,走进300年的土司老屋“再家院子”,凝固的历史,诉说着小镇风华。背面是山,对面有江,江那边也是山,我站在眼前的吊脚楼,身边是店家晾晒的串串鱼杂,以及圆竹器上鲜红的干辣椒和五颜六色的衣物,透过这些楼宇间的接缝处,放眼江面,可见乌江时隐时现的景致,偶尔驶过的驳船划出水波,与对面山村的袅袅炊烟,呼应出历史与现实的常态化联结。

行行重行行。出老建筑,进新商铺,目不暇接。土家的“西兰卡普”织锦,飘着油煎香的小吃,在路中悠然挡道的鸡仔,支起画板写生的艺术学院的学生,以及背着鼓囊囊行头的老外,手举自拍神器的小情侣,依偎在门前观望来客的土家老婆婆,不时叫卖着手工打糕的后生,小小石巷,多味杂色,

## 紫云二章

□叶延滨

### 寻找亚鲁王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新一代文化学者发掘和整理流传于民间的民族史诗《亚鲁王》,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特咏之。

我们是亚鲁王的后裔  
我们在寻找高贵的亚鲁王

亚鲁王是从天上来的  
为了寻找孕育亚鲁王的宇宙  
我们的灵魂长出一双大鹏之翅  
抚摇而上,踏着紫云和星斗  
向着浩瀚的星空张大我们的眼睛  
看北斗转移  
追银河迢迢  
在无垠和辽阔的天庭  
眼睛教我们认识世界  
啊,我们是从天上来的  
我们有天空一样的胸怀!

我们是亚鲁王的后裔  
我们在寻找勇敢的亚鲁王

亚鲁王是从远方来的  
为了寻找亚鲁王成长的土地  
我们的灵魂在大地上奔腾驰骋  
翻山越岭,迎着虎啸狼嚎  
问苍茫大地我们用心灵重返征程  
看青山逶迤  
望江河奔涌  
在万物生长的神州大地  
生长着亚鲁王英雄传奇  
啊,走过大山和大河  
我们有大地一样的生命!

我们是亚鲁王的后裔  
我们在寻找父亲般的亚鲁王

我们寻找,找回  
内心辽阔的天空  
让心灵重返我们的心灵  
我们心上永远阳光灿烂……  
我们寻找,找回  
血肉相连的土地  
让江河在我们血管流淌  
让青山重筑我们的脊梁  
啊,我们是天空和大地之子  
我们是亚鲁王骄傲的子孙!!

### 致紫云苗家的东郎

东郎是紫云苗家的民间艺人,他们是史诗《亚鲁王》的民间口头传唱人,他们在逝世族人的灵前唱诵史诗,引领亡灵回到祖先的家园。

风来了,云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东郎的吟唱是路上的篝火

亲人像鸟儿在诗歌的风声中  
飞进了天上的云朵

活着的人们穿过夜梦走到早晨  
迎接那颗山坳升起太阳

## 酉阳：江水古镇的风华

□王必胜

动,杂色,造化神工,宏大丰富,眼前的一切,可以不吝这类语词赞叹。有记载,乌江古称巴江,又名黔江,发源于黔西北,至渝东南入长江,是长江上游右岸的最大支流。重庆一带有着“好耍天堂,乌江画廊”的美誉。清人梅若翁有诗句“蜀中山水奇,应推此第一”,也可佐证。

江风吹拂,阳光明丽,游轮在两岸青山排枞中,来到百里画廊的高潮部分。这里是乌江与阿蓬江的汇合处,两江分流,徐缓清澈。山体各种色彩或深褐或赭红,或浅灰或青黛,映衬着绿水青山的生机。虽正午时光,和煦温暖的光线岂能错过。有人手舞足蹈,争相上了船顶。欢笑声中,这景色倒也成了依附。乌江因下游的水库,在这一带水面,有如湖泊静静的缓缓的,其画廊风情也显得恬静安闲。坐在船头,可以静思冥想,游历也是审美,究竟是缘于客体还是来自主观,众说纷纭。但是自然之美,是一个自在的客体,只是体验者的我们,赋予了她不同的审美感受,有着不同的意味。亿万斯年,人世代谢,可大自然容貌依旧,年年岁岁,人不同,花相似。所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美故美在。山色湖光,优劣嬉妍,取决于游历者和欣赏者的主观体验,是审美者自我葆有的一种当下心态、情感联想和心理认同。一如今天,我们先是从40公里外的县城闻美而来,循美而往,山路蜿蜒,气温低冷,而当扑入乌江画廊美的怀抱中,丽日美景一相逢,心情截然不同。在新鲜,好奇中,心情也变的阳光和舒放。更不待说,一路同行中的多有故知旧雨,气味相投,成了游历之乐之美的关键。“我看青山多

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古人们早就有言,那么,我们何以负了这澄碧的江水和青翠的山峦?

时近向晚,弃船沿青石板拾级而上,100多米高的街道在江边耸立,这里是重庆重点文保单位龚滩镇。如果说,夹江风光是乌江画廊容貌的话,千年古镇则是她的精魂。这个展示了土家文化风貌的龚滩古镇,有着1700多年历史,战国时巴国蛮王在这里建址,后兴起于唐宋,清乾隆元年酉阳建直隶州,繁盛一时。千年风霜,几经毁灭,近年得以修复。这当年的“巴蜀第一镇”,3公里长的石板路,100多堵封火墙,200多个四合院,构成了古镇文化的经典。而坐落在半坡上层层叠叠的土家民宅,错落有致,形成壮观的气势,有如一个个时光老者,俯视幽幽乌江,见闻这岁月风华。

在这里,最好是一人独行,漫无目标。有柳暗花明,就停下脚步。依江而起的土家吊脚楼,虽不是老旧成色,却也是按当年模样和制式复原。20多年前,下游修建水坝,原来的旧房整体往上搬移,因其规模和样式属现有的土家族村落最完整的,成为了解土家人建筑的一个模板。龚滩镇的出现,因当年盐运发展,商贸繁忙,从水路走黔川去湘鄂,一时商贾云集,客栈林立,有了“钱龚滩”之说。曾经的蜀道难,成就了水道的发达和古镇的繁荣。街中心的一块绿草满缀的石壁上,挂着偌大的草鞋和草帽模型,也有粗壮的纤绳圈成一团记录江水古镇的特别时光。据说这是纤夫休息的原住地,粗砺的缆绳上,依稀有纤夫摩挲的污痕。这些陈年物件,随意放置街巷,还有斑驳青石小道,或

说实话,鄙人孤陋寡闻,之前并不知酉阳的具体方位,不知这是一个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约略知晓,大西南有一条西水河,流经鄂渝湘三地,再就是那个晚唐的《酉阳杂俎》,虽与县名不搭界却是一个特别的书名。

飞机先是到成都,再又转机到黔江机场,后又山路穿行两小时,才到目的地。如今国中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一天的行程,可以等于过去一周之旅。我们从北京到酉阳,转辗奔波近乎一整天。养在深闺的酉阳之名是否与西水河有关,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这条西水,发源于湖北宣恩,虽流经酉阳的几个乡镇,却离酉阳城关有点距离。县城是个四面环山的小城,著名的西水与她失之交臂,只是那一条小小的无名河沟,从长形的城区穿过,高高的河堤下一汪细流,清早沿着她左右散步,青山环抱中,觉得枉费了这像模像样的河堤。地处武陵山腹地,水系发达的酉阳,城关却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流,在南方山水县城并不少见。然而,幸有乌江。著名的乌江画廊,是酉阳的一个亮丽名片。乌江在酉阳的西北,以其为界河,西与贵州的沿江县相隔,共享这乌江美名。我们的记忆中,说起乌江多是说贵州。是的,她发源于黔西北,100余公里长,主体部分在贵州,但也有一个误读,乌江的美,最盛名的乌江百里画廊,其华彩部分是在酉阳境内的60多公里地段,这里龚滩峡、土沱峡、白夹峡、荔枝峡、斧劈峡等“五峡竞美”,有“奇山,怪石,碧水,险滩,古镇,廊桥,纤道,悬棺”,是一个山水与人文相谐相融的地方。

初夏时节,坐上游轮逆水而上,碧水清流,映照出两岸的画廊丰姿。时而绿植盘虬,峰峦逶迤,倒映浮动,有如水彩似的旖旎;时而石壁如削,斑驳的色彩附着于不同石壁上,幻化出各类油画的凝重丰赡。站在甲板上,看夹江景观,杂花生花,组合形肖生动的画幅,同时也享受着近山水的闲适时光。尽管热情的导游职业性地说着一树一花的故事,在水波和树影中,在江风和丽日下,我们更是愿意沉浸在自己想象中,品读这山光水色,莫辜负了这大好时光。轻盈、飘逸,灵